arXiv:2302.01229v1 [cs.SI] 2 Feb 2023

# 言论自由社交媒体平台对社会的新威胁

Dominik B¨ar[a, b], Nicolas Pr¨ollochs[c], Stefan Feuerriegel[a, b, *]

[a] *LMU Munich, Germany*
[b] *Munich Center for Machine Learning, Germany*
[c] *JLU Giessen, Germany*

摘要

近年来，出现了多个言论自由社交媒体平台（所谓的“另类科技平台”），例如 Parler、Gab 和 Telegram。这些平台将自己宣传为主流社交媒体的替代选择，并因缺乏内容审核而宣称奉行“言论自由”，因此吸引了大量党派用户、极端主义者和阴谋论支持者。在这篇评论中，我们探讨此类社交媒体平台带来的一些威胁，并呼吁采取更多政策举措，以了解和应对它们给社会带来的风险。

*通讯作者，电子邮箱： feuerriegel@lmu.de

## 1. 引言

2021年1月6日发生的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成为一起前所未有的民主袭击事件 [1]。近期证据表明，这场袭击的部分协调工作是通过言论自由社交媒体平台（所谓的“另类科技平台”）进行的 [1]。Parler、Gab 和 Telegram 等另类科技平台构成了新的信息、通信和社交生态系统；这些平台缺乏内容审核，因此为那些超出主流平台允许言论边界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平行的在线空间。由此，另类科技平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助长了带有偏差、不准确、误导性和阴谋论性质的内容传播，而且还吸引了大量党派用户和极端主义者。正如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以及其他暴力事件的证据所显示的，另类科技平台的近期兴起甚至可能对线下世界造成危险影响，包括危及整体民主。

## 2. 什么是另类科技平台?

另类科技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交媒体现象 [2]。知名案例包括 Parler（www.parler.com）、Gab（www.gab.com）、4chan（www.4chan.org）、8chan（www.8ch.net）、Voat（www.voat.co）、Gettr（www.gettr.com）、BitChute（www.bitchute. com）、Telegram（www.telegram.org）、Discord（www.discord.com）和 Mastodon（www. joinmastodon.org）。这些平台属于更广泛的另类科技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提供另类网站、平台和服务，专门面向特定社群，这些社群往往带有党派色彩或处于边缘地位。另类科技平台的功能本身通常并不新颖，而是提供与主流平台（如 Twitter、Facebook）功能大致相似的服务。然而，与主流社交媒体不同，另类科技平台自称为“言论自由”平台，因此摒弃内容审核，让用户可以发布主流社交媒体不允许的内容。

另类科技平台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来，党派社群逐渐形成了一种说法，声称主流平台上的言论因不够“政治正确”而遭到“审查” [3]。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主流平台加强内容审核，以限制错误信息、阴谋论和仇恨言论。例如，当 Twitter 和其他

平台加大力度封禁恶意账户或标记错误信息时，许多保守派用户转而迁移至 Gab 和 Parler [4, 1]。保守派思想领袖也纷纷跟风，尤其是将 Parler 推介为主流社交媒体的替代选择 [5]。同样，许多自由派人士最近因不满埃隆·马斯克的新内容审核政策，而推崇 Mastodon 作为 Twitter 的替代平台 [6]。因此，迁移至另类科技平台可被视为一种政治表态。总的来说，“大型科技公司”实施的内容限制、去平台化和封禁共同推动了另类科技平台的流行。

另类科技平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用户群体。尤其是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许多另类科技平台的用户数量都大幅增长；例如，Parler 在2020年6月的用户约为100万，但仅仅六个月后的2021年1月，用户数量便超过了1300万 2021 [5]。另类科技平台的用户群体往往相当同质：很大一部分用户甚至自称是党派人士、极端主义者或阴谋论者 [5, 7]。与其用户群体相呼应，另类科技平台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极端观点或阴谋论。例如，Gab 上充斥着大量仇恨言论、有毒内容和反犹内容 [7, 2, 4]。此外，在 Parler 上，# qanon 等主题标签十分常见，帖子也经常链接到以传播错误信息而闻名的网站（例如 www.breitbart.com）[5]。因此，另类科技平台形成了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生态系统，对立观点基本缺席 [8]。这可能会造成问题：即使在主流社交媒体上，用户会定期接触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内容，由持有相似世界观的用户组成的回音室也已导致政治极化加剧 [9]。缺少对立观点时，另类科技平台很可能会加速回音室的发展，并进一步加剧极化和激进化 [8]。

## 3. 为什么另类科技平台会威胁社会

另类科技平台对社会构成直接威胁，尤其是因为它们经常与线下世界中的暴力事件联系在一起。例如，2022年5月14日布法罗枪击案中的嫌疑人据称在一场受4chan内容启发的种族主义袭击中射杀了10人 [10]。此外，2018年10月27日发生的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是一场导致11人丧生的白人至上主义恐怖袭击，Gab是期间的主要通信渠道 [2]。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也观察到了另类科技平台的类似作用。骚乱者通过 Parler交流如何躲避

警察部队或将武器走私进入国会大厦 [1]。因此，如今Parler被视为骚乱者在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发生前及期间的主要通信渠道[1, 11]。

另类科技平台进一步为错误信息，甚至虚假信息，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包括蓄意欺骗性的内容，用户借此传播阴谋论、虚假传闻、骗局和煽动性观点，以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削弱对主流机构的信任，并争取他人成为追随者 [8]。此类内容在另类科技平台上的泛滥，部分可归因于它们承诺提供“未经审查”的言论空间。具体而言，缺乏内容审核使错误信息传播者得以通过耸人听闻地渲染“遭到审查”的内容（即“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来填补好奇心缺口。另一个可能助长错误信息传播的因素是用户同质性。由于存在隔离，人们很少与持有不同观点者对峙或交流，因此错误信息传播者在主流社交媒体上可能遭遇的质疑也就无从出现。从社会层面来看，错误信息在另类科技平台上的泛滥令人担忧，因为这可能动摇用户对真相和现实的认知，并可能直接影响线下世界。例如，布法罗枪击案的嫌疑枪手据称受到“替代理论”的影响；这一阴谋论声称，某个秘密集团企图用非白人取代白人美国人，并曾在4chan上流传 [10]。

## 4. 我们对另类科技平台的了解

尽管相关问题迫在眉睫，但旨在加深对另类科技平台了解的研究仍然寥寥无几。有一类研究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哪些人在使用另类科技平台。例如，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许多用户从 Twitter 转移到了 Parler [1], ，此外，Parler 的普通用户党派观点鲜明 [5]。同样，许多此前违反 Twitter 社区准则、随后转移到 Gab 的用户，促成了一个更具毒性和激进性的生态系统 [4]。此外，另类科技平台的用户通常会宣扬阴谋论 [5, 7]。例如，先前的研究表明，用户经常在 Parler、4chan 和 Voat 上讨论 QAnon[5, 12]。

另一类文献研究另类科技平台上分享的内容，并为此将另类科技平台与主流社交媒体进行比较。例如，在 Parler 上分享的内容

与 Twitter 上分享的内容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在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发生前后：与 Twitter 用户相比，许多 Parler 用户表达的负面情绪较少，内疚感也较轻 [11]。此外，4chan、BitChute 和 Gab 等另类科技平台上的内容包含的仇恨言论多于主流社交媒体 [8]。例如，在造成多人死亡的匹兹堡犹太会堂枪击事件发生后，Gab 上广泛传播了反犹太仇恨言论 [2]。此外，以传播错误信息和党派性内容而闻名的网站，如 www.thegatewaypundit.com 或 www.breitbart.com，是 Parler 和 Gab 上分享频率最高的链接之一 [5, 7]。总体而言，这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使另类科技平台用户比主流社交媒体用户更容易受到极化和激进化的影响。

## 5. 前进之路

我们迫切需要开展政策相关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另类科技平台这一新兴现象。政策制定者掌握的知识往往建立在轶事证据之上，而非实证证据，这可能会限制评估的严谨性、代表性和全面性。由于用户群体和内容动态存在差异，早先关于主流社交媒体的研究发现或许已不再适用。

结合计算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对于揭示另类科技平台的内在机制，并为制定政策以应对社会面临的新兴威胁提供依据，至关重要。一方面，计算模型有助于社会科学家建立理论，描述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扩散机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有助于计算机科学家设计计算方法，使其能够有效捕捉背后的数据生成过程（例如，考虑潜在的混杂因素、避免偏差，并开发被认为值得信赖且公平的算法）。此外，社会科学理论还可以解释揭穿错误信息等应对措施在何时、何地有效（例如，运用社会规范、内群体／外群体成员等理论概念）。最后，跨学科研究议程对于为研究敏感个人信息乃至另类科技平台个体用户的科学家制定伦理准则至关重要。

为应对另类科技平台带来的新兴风险，我们倡导围绕三个维度开展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即用户、内容和社会（见表1）。在用户层面，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描述不同群体的特征，并识别促成迁移倾向的行为因素。

在内容层面，将先进的计算方法（例如自然语言处理）与跨平台分析相结合，可以为系统分析另类科技平台上仇恨言论、阴谋论和错误信息的扩散，以及它们在特定线下事件中的作用提供工具。在社会层面，人们需要评估另类科技平台对线下世界中的隔离、极化和激进化的影响，以及其对选民行为和战争与冲突中虚假信息的影响（例如，俄乌战争期间协调一致的俄罗斯宣传）。

此外，我们还需要制定循证政策，以减轻另类科技平台对现代社会正常运作所构成的风险。然而，另类科技平台几乎没有动力采取更严格的内容审核政策，因为缺乏这类政策正是它们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上文讨论的此类研究有助于制定新的监管规定，要求另类科技平台建立符合民主法律的内容审核标准，而不是将权力交到私营公司手中。例如，德国的《网络执行法》（NetzDG）和中国的《网络安全法》通过对违规行为施以严厉处罚，迫使平台打击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此外，公众压力（例如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压力）可能对平台的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比如，Parler 据称参与了2021年1月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随后 Parler 应用从 Google Play 商店和 Apple App Store 下架，亚马逊也停止托管其网站，导致 Parler 数月无法运营。

监管政策和公众压力或许有助于激励平台推动学术研究。例如，鉴于欧盟《数字服务法案》以及来自美国政治的压力，Twitter 和 Meta 推出了 Twitter 透明度中心、Meta 广告资料库等项目，以提升研究人员获取内部数据的透明度和便利性。我们预计，类似举措对另类科技平台也会有效（例如，德国的 NetzDG 促使 Telegram 与执法机构合作，否则该平台就有被应用商店下架的风险）。沿着这一思路，政策制定者可以强制平台提高透明度，以便更好地访问数据；甚至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采取内容审核措施（例如反制言论、事实核查），并由第三方机构评估其成效（例如，研究人员开展大规模实地实验）。总体而言，这或许有助于营造一个激进程度较低的生态系统，并减轻另类科技平台带来的安全风险。

总而言之，另类科技平台已从小众存在发展为社交媒体生态系统，聚集了大量党派用户、极端主义者和阴谋论者。随着用户数量屡创新高，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推出 Truth Social（www.truthsocial.com）等新平台，深入了解另类科技平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为循证政策及其他监管规定提供依据，以缓解另类科技平台对社会构成的风险。

| **Area** | 研究问题（示例） |
|---|---|
| User | *What ar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and their online behavior on alt-techs?* |
| | *What discriminates different user groups on alt-techs (e. g., partisans, extremists, conspiracy theorists)?* |
| | *Which societal biases exist on alt-techs and how are they reinforced on the platforms?* |
| 内容 | *What content is posted to what extent on alt-techs (e. g., topics, media, links)?* |
| | *What explains the proliferation of misinformation?* |
| | *How effective are techniques for content moderation such as counter-speech or misinformation flags on alt-techs?* |
| 社会 | *To what extent are segregation, polariz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present on alt-techs?* |
| | *What is the impact of alt-techs on election outcomes?* |
| | *What are societal risks of alt-techs and what a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

表 1：更深入了解另类科技平台的关键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1] Otala, J. M. 等人：《政治极化与平台迁移》。发表于万维网会议（2021）。[2] McIlroy-Young, R. 和 Anderson, A.：《从“欢迎新 Gab 用户”到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Gab 的演变》。发表于国际网络与社交媒体会议（2019）。[3] Papasavva, A.、Blackburn, J.、Stringhini, G.、Zannettou, S. 和 de Cristofaro, E.：《“这是 Q 的巧合吗？”：对 Voat 上 QAnon 的探索性研究》。发表于万维网会议（2021）。[4] Ali, S. 等人：《了解去平台化对社交网络的影响》。发表于网络科学会议（2021）。[5] Aliapoulios, M. 等人：《来自 Parler 社交网络的大型开放数据集》。发表于万维网会议（2021）。[6] Lima, C. 和 Schaffer, A.：《民主党人加入 Twitter 替代平台 Mastodon，以抗议马斯克》。发表于《华盛顿邮报》（2022）。网址：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11/28/democrats-join-twitter-alternative-mastodon-protest-musk/.[7] Zannettou, S. 等人：《Gab 是什么？言论自由的堡垒，还是另类右翼回音室？》。发表于万维网会议（2018）。[8] Freelon, D.、Marwick, A. 和 Kreiss, D.：《虚假等同：从左到右的网络行动主义》。《科学》369，1197–1201（2020）。[9] Finkel, E. J. 等人：《美国的政治宗派主义》。《科学》370，533–536（2020）。[10] Collins, B.：《布法罗超市枪击案嫌疑人据称发布了一份表面上是宣言的帖子，其中多次提及“大替代理论”》。NBC（2022）。网址：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buffalo-supermarket-shooting-suspect-posted-apparent-manifesto-repeate-rcna28889.[11] Jakubik, J.、V¨ossing, M.、B¨ar, D.、Pr¨ollochs, N. 和 Feuerriegel, S.：《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期间的网络情绪：来自社交媒体网络 Parler 的证据》。发表于国际网络与社交媒体会议（2023）。[12] Aliapoulios, M. 等人：《Q 的福音：从规范信息视角理解 QAnon 阴谋论》。发表于国际网络与社交媒体会议（2022）。